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2011 年 1 月) 頁 75-115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 論《述朱質疑》 對「朱陸異同」的評析效力

蔡龍九

文化大學哲學系

地址：11114 臺北市陽明山華岡路 55 號

E-mail: clj5@ulive.pccu.edu.tw

## 摘要

本文欲談論夏炘之《述朱質疑》一書中所談及的兩個重要內容：一是對於「朱陸異同」的看法，另一是夏炘在此議題上的延伸出對「朱子早年思想」的釐清。在《述朱質疑》一書中，夏炘基本上認同前人對陸王之學的批評，因此也反對「朱陸同」，然而針對陳建《學蔀通辨》一書中的「朱子早年同於陸子之禪」不甚滿意，而延伸至他對「朱子早年學說」的一些釐清與捍衛。其中包含了他對前人論述「朱陸異同」的一些修正，以及對王懋竑《朱子年譜》的反對。因此，在《述朱質疑》一書中夏炘花了許多篇幅強調朱子「早年思想非僅有佛老」，且回歸聖學的時間點早於王懋竑《朱子年譜》的記載。筆者針對上述

---

投稿日期：2011.01.03；接受刊登日期：2011.08.05

責任校對：江鈺棋、李元碩

層面一一論述之，並於文末中評析夏忻的論述效力，以及《述朱質疑》此書的貢獻處。

**關鍵詞：**《述朱質疑》、朱陸異同、朱子早年

# 論《述朱質疑》 對「朱陸異同」的評析效力\*

## 壹、前言

夏炘（1789-1871，字心伯），<sup>1</sup> 據《清儒學案》所載其學：「心伯學兼漢、宋，尤尊紫陽，粹然儒者……。」<sup>2</sup> 其著作之一《述朱質疑》乃針對朱子學說之轉變過程作出一些釐清，並涉及長期以來「朱陸異同」或「朱王異同」（夏炘僅針對「朱陸異同」，且無刻意區分「朱陸異同」與「朱王異同」）爭論的判斷。其《述朱質疑》〈目錄〉有言：「朱子之學，自明中葉以至於今，儒生挾好勝之心，每多議論……。其守講章以習舉業者，名為遵朱；問以朱子平生學術之早晚、著述之異同、師友之淵源、出處之節目，茫然如坐雲霧之中……。」<sup>3</sup> 由上述可知，此〈目錄〉中表達出夏炘針對朱子之「學術早晚」、「著述異同」……等多面問題欲作出一些釐清工作。<sup>4</sup> 但深層來說，筆者

---

\* 本文之所以榮幸刊登，有賴多位審查老師的寶貴意見，令末學受益良多、且深感自身立論的缺失處而加以補足而後方成，於此由衷致謝。

<sup>1</sup> 徐世昌等編纂，《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五〈心伯學案〉，頁6024中記載夏炘同治十年（1871年）卒，年八十三，推得生於1789年。

<sup>2</sup> 《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五〈心伯學案〉，頁6023。

<sup>3</sup> 夏炘，《述朱質疑》〈目錄〉《景紫堂全書》，頁9。以下《述朱質疑》皆從此引，略《景紫堂全書》。

<sup>4</sup> 夏炘，《述朱質疑》〈述朱質疑提綱〉，頁1有云：「一卷至五卷述朱子學術早晚之異同……。」此部分之內容則針對陳建《學蔀通辨》認為「朱子早年是禪學且同於陸象山之禪」的說法，詳細之內容則於正文中敘述之。

探究《述朱質疑》時發現夏斡的著述動機來自於對「朱陸異同」之相關問題所提出一些釐清工作，在《述朱質疑》直接談論「朱陸異同」的篇幅不多，而且夏斡基本上仍承襲「反對朱陸可調和」的立場，然筆者發現夏斡主要的問題意識在於「修正『反調和朱陸』的前人」對朱子轉佛入儒的時間點。

站在反對朱陸調和的立場上，《述朱質疑》涉及有關「朱陸異同」之相關議題時，夏斡雖曾贊同陳建《學蔀通辨》的部分內容，亦稱許陸隴其對朱子學的捍衛而反對「朱陸同」或是「朱王同」，卻也提出一些自身見解與補充說明。然而「朱陸異同」問題自元至清橫跨數百年之久，此思想史問題不但牽扯甚多，且造成許多不必要的相互詆毀。此段期間，捍衛朱子與挺護陸王者甚多，遂成兩派互相攻擊；其中有著門戶之見、學派論爭、詮釋誤解、政治考量等複雜因素。而夏斡之《述朱質疑》內容雖以「尊朱」與「述朱」為用意，然而在「朱陸異同爭論」的談論中，夏斡對於之前批評陸、王學者之人提出一些自身說法，非盲目地跟隨前人的「朱陸異同」談論模式，此乃尊朱路線且反對「朱陸或朱王同」的學者中較少見者。

本文的研究核心，在介紹《述朱質疑》此書的尊朱路線下對「朱陸異同」的反調和立場支持是否合理，並探究他針對「朱子早年學說」所提出的重要見解與合理性，而後總結他的評析效力。

## 貳、正文

夏斡幼讀朱子之書、好朱子之學，這些學脈淵源於其《述朱質疑》

〈序〉中可明確見之，<sup>5</sup> 他的尊朱立場可從兩方面來說，一是對朱子學的崇敬，以朱子學為正統；二是對於「反對朱陸或朱王可同」的許多著作中夏斡除表達支持之外，更加以釐清其中的錯誤，突顯他對「朱陸異同」中所涉及的問題之細膩探究。

《述朱質疑》共十六卷，一至五卷談論朱子學術早晚之異同，取材《年譜》與《語類》、朱子之書信……等。此部分涉及夏斡欲澄清朱子早年思想亦有聖學內涵，反對陳建《學蔀通辨》中「朱子早年同於象山之禪」的說法。而六至十卷敘述朱子之著作；八、九兩卷則評述朱子與其學友之論學內涵；第十卷則主要論述有關「朱子學術」的早晚問題，並涉及夏斡評述有關「朱陸異同」之問題。十一至十四卷敘述朱子之為官之相關事蹟；十五、十六兩卷則屬朱子之祿事。而與本文較直接相關者，多屬一至五卷與第十卷之內容。

### 一、夏斡對前人談論「朱陸異同」的一些看法

《述朱質疑》一書中曾提及有關爭論「朱陸異同」或「朱王異同」之學者，包含陳建及其著作《學蔀通辨》、陸隴其的尊朱立場、顧亭林的《日知錄》等。其中陳建之《學蔀通辨》則屬「反對朱陸調和」的代表作之一，該書內容嚴厲批評程敏政之《道一編》、王陽明之《朱

---

<sup>5</sup> 夏斡，《述朱質疑》〈目錄〉，頁 9 有言：「斡幼讀朱子之書，長好朱子之學，老官朱子之鄉……。每展玩朱子之遺編，不禁赧然汗下也……。」

子晚年定論》，<sup>6</sup> 此外，若涉及調和朱陸之學者亦多為陳建所批評。與本文直接相關者，乃陳建尊朱子批陸王的內容；此部分為夏忻所贊同，然則《學部通辨》所提及之「朱子早年同於陸子之禪」，夏忻則不以為然而提出自身說法。一方面站在尊朱的立場來贊同陳建的「反調和」，另一方面針對陳建《學部通辨》內容的一些過失欲提出修正，在筆者探究有關涉入「朱陸異同」的相關爭論的學者中，夏忻此舉可謂相當少見。

筆者認為，其實《述朱質疑》主要的成書動機是夏忻針對談論許久的「朱陸異同」或「朱王異同」的相關內容而作，其中篇幅雖然大部分聚焦於「朱子學說」的評述與釐清，但其重要用意仍在於解釋「朱子早年」的思想內容與「朱子晚年」的思想有其一致之處，而這也反映夏忻對陳建《學部通辨》論述之「朱子早年同於象山之禪」的反對。此外，也因為夏忻對於《學部通辨》的質疑僅止於「朱子早同於陸子」，因此針對陳建其他層面的批評無疑是贊同的，且夏忻提及另一位清初儒者陸隴其時，亦曾評析其學說雖儼然是朱子之正統，但亦不滿意陸隴其如陳建所談及「朱子早年」之說法。筆者總括《述朱質疑》的成書動機，應屬下列兩引文可貫串之，其云：

《通辨》一書，顧亭林《日知錄》中極稱之，自陸清獻公力為表章，遂大顯於世。按此書最精者，在〈後編〉、〈續編〉之上、中四卷直入陸學之窠奧，而抉朱學之所以

<sup>6</sup> 詳見陳建，《學部通辨》《朱陸學術考辨五種》，頁 80 云：「有宋象山陸氏者出，假其似以亂吾儒之真，援儒言以掩佛學之實！于是改頭換面，陽儒陰釋之部熾矣。幸而朱子生同于時，深察其弊，而終身力排之……。不意近世一種造為早晚之說，乃謂朱子初年所見未定，誤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與象山合。其說蓋萌於趙東山之〈對江右六君子策〉，而成于程篁墩之《道一編》，至近日王陽明因之又集為《朱子晚年定論》，自此說既成，後人不暇復考，一切據信，而不知其顛倒早晚，矯誣朱子以彌縫陸學也……。」

然……。惟〈前編〉之上卷，竊不滿於心……。<sup>7</sup>

本朝真能為朱子之學者，首推陸清獻公。其〈答秦定安書〉……，較《通辨》為有條理，惟以朱子四十以前出入釋、老，尚沿《通辨》之說，是其一蔽也。清獻又謂：「中和舊說，雖屬已悔之見，然謂心為已發，性為未發，亦指至善無惡言，與無善無惡相楹莛。」精確不易。然則中和舊說之不同於禪明矣！何得統謂之四十以前出入釋、老乎？僕謂何止中和舊說，即十五、六至二十四、五出入二氏之時，亦不過格物致知無所不究，二氏亦在所不遺，其實與易簡工夫判然各別，比而合之，是緇素之不分矣。清獻又謂：「朱子之學，再定於退求之句讀文義之後……。」竊恐未然。朱子讀書掣究之功，自少至老，終身從事，並非四十歲以後始求句讀文義之間也……。朱子之定論，在「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齊頭並進，缺一不可，未可謂再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也。<sup>8</sup>

上述兩引文，可知夏炘是反對朱陸或朱王可調和的；<sup>9</sup> 文中所提及顧炎武《日知錄》乃其《日知錄·朱子晚年定論》一篇批評陽明《朱子

<sup>7</sup> 夏炘，《述朱質疑》卷五〈與胡瑒卿茂才論《學蔀通辨》及《三魚堂集·答秦定安書》書〉，頁 17。

<sup>8</sup> 夏炘，《述朱質疑》卷五〈與胡瑒卿茂才論《學蔀通辨》及《三魚堂集·答秦定安書》書〉，頁 18-19。文中之〈答秦定安書〉，見於《三魚堂文集》〈答秦定安書〉卷五，《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頁 22。

<sup>9</sup> 筆者認為陽明之《朱子晚年定論》的內容涉及「朱陸異同」與「朱王異同」兩者議題。《王陽明全集》卷三〈朱子晚年定論〉，頁 128 云：「予既自幸其說之不謬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主要論述「朱王同」的可能，但另一方面於其所引述三十餘條朱子書信中，又部分涉及「朱陸可同」的意涵，加上後學者視陸王為一系，故自然將《朱子晚年定論》視為「朱子陸王調和」之書而不刻意區分「朱陸異同」或「朱王異同」。

晚年定論》為舞文弄墨之作；<sup>10</sup> 而引文所述《學蔀通辨》〈後編〉、〈續編〉之上中四卷乃論述象山「作弄精神」、「遺物棄事」、「專務虛靜」……等多面指控，<sup>11</sup> 此皆為夏斨支持之論點。然《學蔀通辨》〈前編〉乃涉及朱子早年同於陸子之論說，且是「同於禪」；此說法夏斨無法贊同，然而陸隴其（陸清獻公）卻延續此說。因此涉及陳建與陸隴其的「反對朱陸可調和」內涵，夏斨較為關切者乃涉及「朱子早年學說」之釐清，此部分筆者於下文另闢章節敘述之。於此小節則聚焦於夏斨對此「朱陸異同」與「朱王異同」的相關談論，故先簡要列舉陳建（引文代號為 C）與陸隴其（引文代號為 L）之內容：

C1：朱子早年嘗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而同，至中年始覺其非，而返之正也。<sup>12</sup>

C2：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

<sup>10</sup> 顧炎武，《日知錄·朱子晚年定論》卷十八，頁 1061-1063 有云：「王文成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已嘗與之書而辯之矣……。東筦陳建作《學蔀通辨》，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為之，辯曰：『朱陸早同晚異之實』……。」同上，頁 1065 云：「朱子一生，效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在是，問學在是。如謬以朱子為支離、為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為晚年自悔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定論》之刻，真為陽明舞文之書矣。」

<sup>11</sup> 陳建，《學蔀通辨》〈學蔀通辨總續〉云：「〈後編〉上卷所載，著象山師弟作弄精神，分明禪學，而假借儒書以遮掩之也；此為勸破禪陸根本。中卷所載，著陸學下手工夫，在於遺物棄事、屏思黜慮，專務虛靜以完養精神，其為禪顯然也。」

<sup>12</sup> 陳建，《學蔀通辨》〈序〉，頁 111。此外，筆者認為夏斨將陳建所指稱之「中年始覺其非」界定為「朱子四十以前出入釋、老」，在於陳建於〈前編〉卷上，頁 119 引乾道六年（1170）朱子四十一歲時之〈答薛士龍〉一書中所云：「……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此乃因而自悔，始復退求之于句讀、文義之間……。」作為一年代上的分界。



**修并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只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惑者乃單指涵養者為定論，以附合于象山，其誣朱子甚矣，故不得不辨。<sup>13</sup>

**C3：夫陸子之所以異于朱子者，非徒異于朱子已也，以其異于聖賢也……。**陸子之所以異于聖賢者，非徒異于聖賢已也，以其溺于禪佛而專務養神一路也……。嗚呼，養神一路，象山禪學之實也；異于聖賢，異于朱子之實也……。<sup>14</sup>

上述 C1 乃陳建對「朱子早年」思想的衡定，他認為朱子「早年的禪學內涵」等同於陸子之學；亦即，他所提出的「朱陸早同晚異」的「早同」內涵是「禪學」，也說明了他對陸子的學說視為「禪」。而「朱子早年同於陸子之禪」此點有許多疑問，因此連反對朱陸調和的夏忻亦覺不妥。然而夏忻並非替陸子學論辯其非禪，而是針對朱子學說早年亦有聖學內涵來釐清，因此朱子早年之思想亦非同於陸子。故前引文之「十五、六至二十四、五出入二氏之時，亦不過格物致知無所不究，二氏亦在所不遺」表達出朱子早年出入佛老時亦存有聖學內涵，此時其朱子佛、老、儒三家思想皆有之；而此部分之釐清，則於《述朱質疑》一至五卷中釐清之。而 C2 與 C3 皆屬對朱子之尊崇與陸子之貶抑，認為陸子之學異於聖學，「專務虛靜，完養精神」的禪學內涵乃陸子學說的定論。

當然陳建的指控是相當有問題的，視陸學為禪學等相關指控則必須有所證據，雖本文之主旨不在此，然筆者延伸至《述朱質疑》的談論內容時，因夏忻對陸王之學亦屬批評立場，故本文文末總結夏忻對

---

<sup>13</sup> 《學部通辨》〈學部通辨提綱〉，頁 113-114。

<sup>14</sup> 陳建，《學部通辨·後編敘》卷上，頁 151。

有關「朱陸異同」與「朱王異同」的評析效力時將一併敘述有關夏忻對前人談論失漏處的未察。至於陸隴其尊朱闢陸王的說法，不僅於夏忻所引之〈答秦定叟書〉，實多見於其著作《問學錄》及〈學術辨〉曾云：

L1：自陽明王氏倡為良知之說，以禪之實而託儒之名，且輯《朱子晚年定論》一書，以明己之學與朱子未嘗異。龍溪、心齋、近溪、海門之徒，從而衍之。王氏之學徧天下，幾以為聖人復起。而古先聖賢下學上達之遺法，滅裂無餘，學術壞而風俗隨之……。<sup>15</sup>

L2：程篁墩之《道一編》、王陽明之《朱子晚年定論》，其意旨欲以朱合陸，此皆所謂援儒入墨，較之顯背紫陽者，其失尤甚……。<sup>16</sup>

L3：清瀾曰：「朱子於象山早歲……。篁墩《道一編》，欲彌縫陸學，乃取二家之論，早晚一切，顛倒變亂之，遂牽合二家，以為早異晚同。矯誣朱子以為早年誤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與象山合……。愚閒閱焉，不勝憤慨！因效法家翻案法，著為《學節通辨》，編年考定，以究極二家早晚同異是非之歸……。」二陳之言，蓋皆本之《因知記》，而合觀之，則朱陸異同不可不待辨而明矣。不然如陽明之徒竟以《集註》、《或問》為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謂其晚歲大悟舊說之非……。<sup>17</sup>

L4：敬齋又與羅一峰書曰：「吳草廬初年甚聰明，晚年做

---

<sup>15</sup> 陸隴其，《陸稼書先生文集》卷一〈學術辨上〉，頁 11。

<sup>16</sup> 陸隴其，《陸稼書先生問學錄》卷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儒家類，第二十二冊，頁 9。

<sup>17</sup> 陸隴其，《陸稼書先生問學錄》卷一，頁 9-10。

得無意思；其論朱、陸之學，以朱子道問學，陸子尊德性；說的不是。愚以為尊德性工夫亦莫如朱子平日操存涵養，無非尊德性之事。但其窮理之功未嘗偏廢，非若陸子之專本而遺末。其後陸子陷於禪學，將德性都空了，謂之能尊德性，可乎？」此數語，斷盡朱、陸之同異。<sup>18</sup>

從上述四引文來看，陸隴其反對「朱陸同」的立場明顯；綜觀之，他贊同前人批評程敏政《道一編》、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吳澄等力主「朱陸同」或「朱王同」的說法，且如同陳建之論說，陸隴其將陸王之學貶低，並贊同胡文敬認為陸子「陷於禪學」之說，而且認定「禪學」是朱陸相異的最大原因。

針對夏炘所支持之「反對朱陸調和」或「反對朱王調和」的上述內容，對於陸隴其、陳建對陸王的激烈批評無所質疑，因此屬反對調和者立場明顯。而夏炘此種默許或支持，於本文文末談論其評析效力時談論之。至於夏炘不依此滿意前人說法而欲修正的內容，則在於陳建、陸隴其論述朱子「早年」的內容時未有清楚或正確的說明，此即下節筆者探究《述朱質疑》中對朱子早年學說的釐清。

## 二、夏炘對早年朱子學的釐清

夏炘對程朱之正統的尊崇相當明顯，觀其著作中實可見之，如其〈天心說〉論心學聖傳，<sup>19</sup> 舉凡堯、舜、湯、武、孔、孟、周、程、張、朱皆提及而獨漏陸、王一系。然針對「朱陸王異同」問題的談論

---

<sup>18</sup> 陸隴其，《陸稼書先生問學錄》卷四，頁 10-11。此書同見《胡文敬集》卷一，頁 14。

<sup>19</sup> 詳見夏炘，《景紫堂文集》〈天心說〉《景紫堂全書》卷三，頁 10。

相較於陳建等人則顯得含蓄，《述朱質疑》中夏旻選擇了將朱子學受到爭議之部分加以鞏固，亦即，他認為朱子早年的思想亦有聖學內涵，因此即便出入佛老亦不忘聖學。

### （一）對於朱子早年學說之釐清

#### 1. 朱子早年「非僅有佛老之學」

朱子早年是否為禪為夏旻相當關切的項目，而此一問題就夏旻而言轉至「朱子早年」是否「僅有禪學」之問題，因陳建之《學部通辨》與陸隴其等人均將朱子早年視為「出入佛老」，然夏旻《述朱質疑》所欲論辨者，在於將「朱子早年」的「聖學內容」點出，因此主張「朱陸非早同（於禪）」。故不論朱子早年曾經研讀之聖學書籍，或是從學於李侗的過程夏旻皆重視之而引證歷歷。總括來說，夏旻主要用意在於敘述「朱子早年非僅有佛老」，而筆者認為朱子早年「非僅有佛老」此點自不待辯。因此本文則針對較具爭議的「從學李侗」年代爭議，且部分涉及夏旻對王懋竑《朱子年譜》一些內容的反對。另一方面，筆者認為夏旻針對「朱子早年思想」這一議題有著兩方面的側重，一是對王懋竑《年譜》的反動，另一是從朱子早年的論學中找尋「非僅有佛老」的事實來兩面兼說，有其一定的列舉效力，其云：

始見延平，復年餘而後返，總而計之，蓋十一年矣。朱子  
〈答江元適書〉「所謂出入佛老釋者十餘年」，蓋謂此也。  
其實此十餘年之中，沈思經訓，潛心理學，未嘗一日不精  
研吾道……。<sup>20</sup>

---

<sup>20</sup> 夏旻，《述朱質疑》卷一〈朱子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考〉，頁5。

上述可知，夏斨雖承認朱子「出入佛老」，但此期間問學內容「非僅有佛老」。筆者認為，此時期之朱子「非僅有佛老」應無問題，從朱子自說與其文書來加以考察即可得知其三家思想皆存。於此簡要引述朱子之出入佛老時期之數說，且有關此可證明朱子早年思想非僅有佛老之談論亦時為《述朱質疑》中所提及：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為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sup>21</sup>

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粗說，試官為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sup>22</sup>

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sup>23</sup>

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熹自十四、五時得兩家之書讀之……。<sup>24</sup>

某少時為學，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

---

<sup>21</sup>《朱子語類》卷一百四〈朱子一·自論為學工夫〉，頁 2619。此內容同見於《述朱質疑》卷一，頁 6-7。

<sup>22</sup>《朱子語類》卷一百四〈朱子一·自論為學工夫〉，頁 2620。

<sup>23</sup>《朱子語類》卷四〈性理一〉，頁 66。

<sup>24</sup>《朱子文集》卷五十八〈答宋深之一〉，頁 2816。

識。後得謝顯道《論語》，甚喜，乃熟讀……。<sup>25</sup>

先生因編《孟子要指》云：「《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某從十七八歲讀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以後，方知不可恁地讀……。」<sup>26</sup>

讀書須是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某自二十時看道理，便要看那裏面。<sup>27</sup>

上述諸多引文，則為朱子年少時究學之經歷，舉凡佛、老或聖學之傳，朱子皆涉及之，然此時期醉心佛、老，雖曾讀《孟子》、《中庸》等書，卻無甚心得。然朱子二十四歲作〈牧齋記〉則可作為其早年三家思想綜合之心得代表，其云：

余為是齋居之三年矣。饑寒危迫之慮，未嘗一日弛於其心，非有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則無一日不取《六經》、百氏之書，以誦之於茲也……。然古之君子，一簞食瓢飲，而處之泰然，未嘗有戚戚乎其心……。孔子曰：「貧而樂。」又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然也，豈以饑寒者動其志，豈以挾策讀書者而謂之學哉？<sup>28</sup>

上述，可略知朱子此居齋三年期間頗為困頓，然其所學內涵涉及《六經》與百氏之書，後以孔子之言訓誡於己，可知此時期諸多思想皆納於朱子之學習內容。然而，朱子此時期雖「非僅有佛老」而有涉略聖學，但明確歸向聖學之時間點為何，夏旻當然相當重視之。而此時間

---

<sup>25</sup> 《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五〈朱子十二·訓門人三〉，頁 2783。此內容同見於《述朱質疑》卷一〈朱子少時學術考〉，頁 3。

<sup>26</sup> 《朱子語類》卷一百五〈論自注書·孟子要指〉，頁 2630。此內容同見於《述朱質疑》卷一〈朱子少時學術考〉，頁 2。

<sup>27</sup> 《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朱子十七·訓門人八〉，頁 2887。

<sup>28</sup> 《朱子文集》卷七十七〈牧齋記〉，頁 3856-3857。

點則涉及夏斡之堅持，並依此反對了王懋竑《朱子年譜》之說法，下小節即述。

## 2. 對王懋竑《年譜》之反對

夏斡既欲針對「朱子早年學說」談出「非僅有佛老」，然其正式歸向聖學之時間點亦出於早年，但他認為此時間點應該比王懋竑《朱子年譜》所記要更早些，故夏斡曾大力批評其《朱子年譜》，曾云：

蒙以白田襟著為問。王氏深於朱子之學，然細繹之，頗多  
繆轍不清之處。如〈答江元適書〉「出入佛老者十餘年」，  
《通辨》不當遺而不載是矣，卻又不信年譜二十四歲受學  
於延平之說……。<sup>29</sup>

惟竊應王編修懋竑所輯世稱善本，然斡曾瀏覽數過，覺於  
大節目可疑者尚多，關係匪淺……。<sup>30</sup>

而筆者觀夏斡《述朱質疑》〈與朱福堂博士論年譜書〉針對王懋竑《朱子年譜》有六質疑、〈與胡珣卿論年譜書〉點出四繆轍之評論。雖〈與朱福堂博士論年譜書〉文中僅明確地敘述五個質疑點，然第六質疑則於文末中出現；<sup>31</sup> 與本文密切相關者，乃〈與朱福堂博士論年譜書〉

<sup>29</sup> 夏斡，《景紫堂文集》〈與胡珣卿論白田草堂襟著書〉《景紫堂全書》卷十一，頁3。

<sup>30</sup> 夏斡，《景紫堂文集》〈與朱福堂博士論年譜書〉《景紫堂全書》卷十一，頁6。

<sup>31</sup> 夏斡之〈與朱福堂博士論年譜書〉對王懋竑《朱子年譜》的質疑主要有六。一是對朱子早年出入佛老與見延平從學的內容。二是對王懋竑刪朱子《家禮》一書。三是對於朱熹辨陸學雖於淳熙十二年（1185），但曹表立文之事非於此年。四是王懋竑刪去乾道六年（1170）朱子守喪建「寒泉精舍」的事實。五是明末王學後學者李文愍似記載沈繼祖彈劾朱子一事，此部分之記載雖不一定是出於李文愍之手，但其他年譜對此記載歷歷，認為王懋竑不可以視為陽明後人偽造此一事實而加以刪除。六是關於王懋竑刪去《近思錄》刊於臨漳學宮的事實。而上述五點，筆者認為夏斡批評頗合理，而與本文相契合者，主要是第一條關於「朱子早年思想」的內容。至於全文內容，詳見《景紫堂文集》〈與朱福堂博士論年譜書〉《景紫堂全書》卷十一，頁6-9。

其中之第一點質疑，其引述兼論云：

朱子幼孤稟學於籍溪屏山白水之門三先生之學，皆禪禪。故朱子十五、六歲即出入於二氏。年二十四見延平而受學，又年餘盡棄其舊。朱子〈答江元適書〉所謂「朱入於釋老者十餘年」是也。《年譜》紹興二十有三年（1153），年二十四歲始受學於延平先生之門，又云：「初先生學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年。年二十四見李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而道統之傳始有歸矣。」明簡確鑿，非果齋（李果齋）親炙朱子之深不能為是言。乃王氏忽反之謂朱子癸酉（1153）初見延平未嘗受學，戊寅（1158）再見亦未受學，直至庚辰歲（1160）始受學而悟釋老之非，於是改癸酉（1153）為初見，而移「受學」二字於庚辰年（1160）之冬，將先生「學無常師」云云盡行刪去，不思從遊十年誘掖諄至實出自朱子之口，焉可誣乎？此於朱子之學問大有關繫，當考訂一也。<sup>32</sup>

上述為夏斨反對王懋竑《朱子年譜》之內涵，且認為朱子早年見延平而棄二氏之說，應始於紹興二十三年（1153）且「又年餘盡棄其舊」、「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頗有立論朱子見延平後不久即盡棄佛老之說。而王懋竑之說差別在於此期間卻紀錄「未嘗受學」，將「受學」之始移於庚辰年（1160）朱子三十一歲時。

事實上朱子或曾於年幼時曾見延平，<sup>33</sup>然正式見延平且「論學」則於紹興二十三年（1153）朱子經南劍，與李侗論學內容乃朱子當時所好之禪學，故王懋竑之說並未全然錯誤。然其中爭議者，在於朱子

<sup>32</sup> 夏斨，《景紫堂文集》〈與朱福堂博士論年譜書〉《景紫堂全書》卷十一，頁6-7。

<sup>33</sup> 此段考據可參照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頁37-38。



正式入於李侗門下應作何時？朱子於紹興二十三年（1153）二十四歲時見李侗，其所好者為禪學論於李侗且不為李侗所肯，此時是否可作為朱子為李侗之所「受學」？筆者探究朱子此時期雖出入佛老，然於聖學亦未嘗棄置，在與李侗書信來往多書之後而漸覺二氏之非；朱子自身曾云：

熹天資駑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為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於釋、老者十餘年……。<sup>34</sup>

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卻倒疑李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為人簡重，卻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sup>35</sup>

上述，乃朱子自說出入佛老，後見延平時論學之情況，此時朱子以禪學論於延平李侗，相當明確；然後文之「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語漸漸有味」則難以斷定其年代，因此筆者認為夏斨說朱子建延平後不久即脫離於禪學即是見延平時亦非精確，乃特意尊朱使然。

而另一方面王懋竑《年譜》所記之闕漏在於，白田以肯定說法將朱子二十四五歲時之「受學」刪去，此一舉動略有不妥難以令夏斨信服。

---

<sup>34</sup>《朱子文集》卷三十八〈答江元適一〉，頁 1585。此書同見《述朱質疑》卷一，頁 7。

<sup>35</sup>《朱子語類》卷一百四〈朱子一·自論為學工夫〉，頁 2620。此內容同見於《述朱質疑》卷一，頁 6。

而懋竑所言之庚辰年（1160）朱子三十一歲正式「受學」之前，<sup>36</sup> 其實李侗早已勸勉朱熹於「涵養」處用功，且已曾談論儒家要旨；於此分別引文如下：

丁丑（1157）六月二十六日書云：承喻涵養用力處，足見近來好學之篤也，甚慰甚慰！但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sup>37</sup>

庚辰（1160）五月八日書云：「某晚景別無他，唯求道之心甚切。雖間能窺測一二，竟未有灑落處。以此兀坐，殊憤憤不快……。大率吾輩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慮一澄然之時，略綽一見，與心會處，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即恐滯礙。《伊川語錄》中有記明道嘗在一倉中坐，見廊柱多，因默數之，疑以為未定，屢數愈差，遂至令一人敲柱數之，乃與初默數之數合，正謂此也……。曩時某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於此一句內求之靜坐看如何，往往不能無補也……。」<sup>38</sup>

上述第一引文之「承喻涵養用力處」足見朱子不僅曾「問學」於李侗，且不晚於丁丑年間（1157）已「受學」於李侗，朱子從學李侗應以此年為是；另一方面就東景南先生所考，紹興二十八年（1158）朱子二十

---

<sup>36</sup> 王懋竑，《朱子年譜》《朱陸學術考辨五種》卷一，頁 623 有云：「三十年庚辰，三十一歲。冬見李先生延平，始受學焉。」

<sup>37</sup> 《朱子遺書》〈延平答問〉，頁 1。

<sup>38</sup> 《朱子遺書》〈延平答問〉，頁 13。

九歲時曾見延平李侗又問「忠恕一貫之旨」。<sup>39</sup> 而懋竑僅取較晚之庚辰年 (1160) 之一書作為正式「受學」於李侗，恐非，無怪乎夏斡質疑之，因此懋竑言其「非受學」則難以服眾。而此方面值得細部追問的，就是「從學於李侗」與「已擺脫佛老」是兩件事情；是否王懋竑認為三十一歲的朱子「較擺脫佛老」而方視為「正式授學於李侗」？而夏斡是否刻意忽略朱子「從學李侗」之後的時期仍有尚未擺脫佛老的內涵？然而，筆者從夏斡多處說明則可見其立場；曾云：

斡按「朱入於老釋者十餘年」此朱子〈答江元適書〉，乃其鐵凭……。二十四歲始見延平，又年歲間始覺其非，則二十四五矣；所謂十餘年是也。<sup>40</sup>

而夏斡稍早談論此〈答江元適書〉更云：

其實此十餘年之中，沈思經訓，潛心理學，未嘗一日不精研吾道……。

由此可見夏斡對朱子的早年思想特意標榜其「非僅有佛老」的這一面向，而且配合前一引文來看，夏斡更認為朱子二十四五歲時即擺脫佛老，而又曾說：

朱子之學凡三轉，十五六歲後，頗出入二氏，及見延平而釋然，此朱子學之第一轉也。受中和未發之旨於延平，未達而延平沒，乙酉丙戌之間，自悟中和舊說，又從張敬夫先察識後涵養之論，此朱子學之第二轉也。己丑更定中和

<sup>39</sup> 詳見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上，頁 230-231。

<sup>40</sup> 夏斡，《述朱質疑》卷一〈朱子出入老釋者十餘年考〉，頁 7。而朱子之〈答江元適〉見於《朱子文集》卷三十八〈答江元適一〉，頁 1585-4857；相關內容則云：「……甚幸！甚幸！熹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為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

舊說，并辨敬夫先察識之非，一以「涵養用敬，進學致知」二語為學者指南，此朱學之第三轉也。《通辨》不能一一分別，概謂朱子四十以前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而同，非大錯乎？朱子二十九歲，為許順之作〈存齋記〉，以心字立論，既以孟子「存其心」一語名齋，何得抹煞「心」字不說？終以「必有事焉」數句為存心之道，仍是以孟子解《孟子》，《通辨》謂與禪、陸合，是并孟子而亦禪陸矣……。〈答何叔京〉諸書，一則懲叔京博覽之病，一則申中和舊說之旨，及張敬夫先察識之論，俱與禪、陸之學判若天淵。自《通辨》謂朱子四十歲以前與象山未會而同，於是李臨川并有朱子晚年無一不合陸子之論……。<sup>41</sup>

總括上述，夏斡認為「出入佛老」轉向聖學則應屬丁丑年間（1157）朱子已受學於李侗即可視之（及見延平而釋然），若保守的解讀夏斡的主張，最慢至朱子二十九歲作〈存齋記〉可視為「釋然」，顯然與王懋竑所主張的庚辰年（1160）朱子三十一歲「冬見李先生延平，始受學焉」明顯相佐。筆者認為夏斡所言過於尊朱且缺乏細部的詳證，因為此時期之朱子思想是否真已完全擺脫佛老（即便是二十九歲作〈存齋記〉時的朱子）？相較於白田之說雖較保守，但或許是考量到朱子此時期仍未全然擺脫釋老之內涵，因此以三十一歲說之（但仍是錯誤的時間點）。筆者則認為，朱子這段「逐漸擺脫佛老」時期已有「受學」於李侗之事實，白田不可刻意忽略，但另一方面夏斡特意尊朱的意識下將「『逐漸』擺脫佛老」的這種不確定時間點試著往前推。若回夏斡的論述脈絡，更扎實的聖學之傳，應以上引文之所記之丙戌年間（1166）朱子三十七歲時所悟之「中和舊說」，雖未達「中和新

<sup>41</sup> 夏斡，〈述朱質疑〉〈與胡瑛卿茂才論《學部通辨》〉及《三魚堂集·答秦定寔書》卷五，頁 17-18。文中所舉之〈存齋記〉見於《朱子文集》卷七十七〈存齋記〉，頁 3855-3856。

說」之「涵養未發之義」，然對於聖學所傳已無質疑。依此年代即可反駁《學部通辨》之「朱子四十歲以前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而同」的說法。此外，夏忻主張紹興二十八年（1158）朱子二十九歲為許升所作之〈存齋記〉<sup>42</sup>中已有論述孟子「存其心」、「必有事焉」之意，分明孟學之傳，故夏忻云「《通辨》謂與禪、陸合，是并孟子而亦禪陸矣。」此點則道出夏忻對二十九歲之朱子已完全視為「擺脫佛老」，並顯示出夏忻認為陳建說法頗為偏激，刻意論述「朱子四十歲以前與象山同」，<sup>43</sup>因此方有後來李紱反對陳建之言而著《朱子晚年全論》說「朱子晚年無一不合陸子」。

總括來說，筆者認為夏忻反對陳建「朱子四十歲以前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而同」這點是成功的，也指出白田以三十一歲之朱子受學於延平的錯誤。但另一方面夏忻有意將朱子「釋然於佛老」的時間點往前推，卻忽略朱子二十四歲見延平之後仍有一段三家思想混雜的時段，例如紹興二十五年（1155）朱子二十六歲時曾往梅陽見大慧宗

<sup>42</sup> 朱子二十九歲時所作之〈存齋記〉，筆者認為此篇可作為朱子早期出入佛、老之後而轉向儒學的一項代表其思想的作品；《朱子文集》卷七十七〈存齋記〉，頁3855-3856云：「……於是以前『存』名其齋而告之曰：『予不敏，何足以知吾子，然今也以是名子之齋，則於吾子之志，竊自以為庶幾焉耳矣。而曰：『必告子以其名之』之說，則是說也。吾子既自知之，予又奚以語吾子？抑嘗聞之，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為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為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為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此子所以名齋之說，吾子以為如何？』升作而對曰：『此固升之所願學而病未能者，請書而記諸屋壁，庶乎其有以自礪也。』予不獲讓，因書以授之，俾歸刻焉。紹興二十八年九月甲申，新安朱熹記。」

<sup>43</sup> 陳建對朱陸早晚異同如此定位，筆者認為乃反對程敏政《道一編》之「朱陸早異晚同」所提出的相反意見，頗為刻意。或可參閱拙著：〈論陳建《學部通辨》之貢獻與失誤〉《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第三十六期，民國九十七年十月，頁149-192。

杲；<sup>44</sup> 而同年十月又因程學解禁而主倡程學。<sup>45</sup> 此時的朱子思想雖有欲於聖學之傳，但對釋氏思維的全然擺脫與否，筆者認為不能以夏斡之說為定論。

## (二) 對「朱陸異同」的簡要評論

綜觀夏斡對朱子學釐清的努力，在於論辨出朱子早年已有聖學，且回歸儒門不晚於丁丑年間（1157）朱子二十九歲時。而有此論說為底基之後，夏斡進一步批評了其他對於「朱陸調和」的作品，尤其針對李紱之《朱子晚年全論》，其云：

臨川李穆堂先生為**金谿之學**，《晚年全論》一書聞之久矣……。此書不過為《學部通辨》報仇，無他意也。朱陸之學，晚年冰炭之甚，此《通辨》之說，**雖百喙亦莫能翻案**。乃此書謂之說曰：「朱子晚年論陸子之學，如冰炭之不相入，而朱子晚年與陸子之學，則符節之相合。」**夫學則全同，而論則全背，是陰篡其實，陽避其名**。此乃反覆變詐之小人，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朱子為之乎？所引朱子之書，凡三百五十餘條，但見書中有一「心」字、有一「涵養」字，有一「靜坐」、「收斂」等字，便謂之同於陸氏，**不顧上下之文理，前後之語氣……。朱子誨人，各因其材……。乃見朱子書中有箴學者溺於記誦語，則曰：「此朱子晚年悔支離之說」、「此朱子晚年答章句訓詁之說」，不復顧其所答何人、所藥何病。**<sup>46</sup>

<sup>44</sup> 詳見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上，頁 189-190。

<sup>45</sup> 詳見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上，頁 198。

<sup>46</sup> 夏斡，《述朱質疑》卷十〈與詹小澗茂才論《朱子晚年全論》書〉，頁 2。

而李紱云：

**朱子與陸子之學**，早年異同參半，中年異者少同者多，至晚年則符節之相合也。**朱子論陸子之學**，**陸子論朱子之學**，早年疑信參半，中年疑者少信者多，至晚年則冰炭之不相入也。陸子之學，自始至終確守孔子義利之辨與孟子求放心之旨，而朱子早徘徊於佛老，中鑽研於章句，晚始求之一心。故早年中年猶有異同，而晚年乃符節相合。夫早年中年所學有異同，因而所論有疑信，宜矣。至於晚年所學者符節相合，而所論者冰炭不相入，何耶？蓋早年兩先生未相見，故學有異同而論有疑信；中年屢相見，故所學漸同而論亦漸合……。兩先生不及再相見，始啟爭於無極不急之辨。繼附益以門人各守師說，趨一偏而甚之……。<sup>47</sup>

上述李紱之說，在論述「朱陸異同」的各種說法中可謂少見，他區分了「朱子與陸子之學」與「朱子陸子互論」兩者的不同。因此，李紱強烈的認為，朱陸互論、互相批評時並非「異」，而屬「疑信」而趨向於「合」，而晚年之「無極太極」之辯雖是事實，然「晚異」的現象主要是門人各守師說所導致。

李紱如此說法當然不為夏炘所肯，雖然李紱之說並非全誤，但夏炘批評「夫學則全同，而論則全背，是陰篡其實，陽避其名。」亦頗激烈。筆者觀朱陸之學雖非全同，然「互論」與「兩人學說自身」的確有著李紱所說之情境。亦即，朱陸互論或爭議有些情況的確是意氣之爭，或涉及文本詮釋、學說立場等，然觀察兩人的學說核心，並非無「同」的內涵與部分可能。因此，若述說「全同或全異」則難以說

---

<sup>47</sup> 李紱，《朱子晚年全論·自序》《朱陸學術考辨五種》，頁 292。

明「朱陸互相稱許」或「朱陸兩人學說可契合」的某些層面，也無法解釋「朱陸互論」或「朱陸兩人學說立場的各自堅持」的某些層面。然此「朱陸異同」這一大問題，筆者於本文雖無法全面處理之，但僅以夏斡對此議題的看法順勢導出一些個人之評析，主要仍以夏斡之說為主。此外，夏斡點出一現象在於，朱子論學時若談及「心」或「涵養」或「收斂」等相關語辭時，不可馬上認為此即「同於陸子之說」，而此點乃調和朱陸之學者們時常使用之方式。筆者認為，朱子的論說中的確有著夏斡所謂之「朱子誨人，各因其材」，因此不能妄下「同」之語，然這些相似點是否就可說「非同」則是另一回事！深層來說，朱子之論說不論是因材施教、因病而藥，在某些層面上的論說確是同時適用於朱陸兩人的。筆者認為這些內涵若僅以「各因其材」一語帶過亦非中肯清晰的評論，如：

朱子生伊洛之後，溯洙泗之統，平生為學以主敬以立其本……。至於朋友師弟問答諸書，或言「涵養」或言「主一」，或言「持守」或言「捉撕警覺」，或言「博覽之非」，或言「記問之醜」，皆不過補偏就弊，因人設教而已。後世論朱子之學者，拾其單篇碎句，隻義孤詞，輒指而目之曰：「是與易簡工夫之說合，是與是其本心之論同，是即所謂先立乎大，切戒支離也……。」影響附會，僂侷不分，以是為朱子之全論，適足形一己之偏私，與朱子果何損乎？<sup>48</sup>

由上述引文可知夏斡認為「朱子如陸子」的現象僅是「補偏就弊，因人設教而已」，進而批評若以這些「部分」來說明這是朱子之全論，事實上僅是一己之私而已。而這樣的論述是否夠精確，筆者則認為還

<sup>48</sup> 夏斡，《述朱質疑》卷十〈朱子因人論學言各有當說〉，頁5。



有商議的空間，因為朱子自身曾經承認陸子學說的精要處相當重要，而且對朱子自身亦些許影響。深層來說，朱子所認同者，並非是陸子之學的全部內容，而是陸子所道出的聖人之學、或是陸子的人格修養；而朱子也曾藉由陸子對本源的側重的相關談論上得到一些補充，並認為自身以往有所偏。如：

示喻競辨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學，喫著力處正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間耳，如今所論，則彼之因激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也？**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而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常竊笑，以為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sup>49</sup>

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抉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眾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sup>50</sup>

上述第一引文就《陸象山全集》〈年譜〉記載於淳熙十六年（1189），乃朱子六十歲時。<sup>51</sup> 文中，朱子對諸葛誠之論說欲「兼取兩家之長」，而且叮嚀門人不可「輕相詆訾」，就算無法「合」也不應該輕易妄論。

<sup>49</sup> 《朱子文集》卷五十四〈答諸葛誠之一〉，頁 2548。

<sup>50</sup> 《朱子文集》卷四十九〈答陳庸仲一〉，頁 2234。

<sup>51</sup> 《陸象山全集》卷三十六〈年譜〉，頁 335。

文中更稱讚陸象山是「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第二引文則說明雖然陸學重視本源、涵養精神與「禪」相似，然而卻可對峙「專事聞見」之弊，因此肯定陸子學說之可取處，表達出可「兼取其善」。此外，又云：

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卻是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於一邊耳。<sup>52</sup>

朱子此書認為象山之說雖「尊德性」較多，然而自身亦有偏頗處，故希望自己可兼取二面，而不墮於一偏。甚至，朱子亦致書陸子云：

熹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不少……。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sup>53</sup>

此書乃朱子寄象山之語，據〈年譜〉記載，象山收此書於淳熙十三年(1186)，<sup>54</sup>此時象山四十八歲，朱子五十七歲，屬朱子晚年時期之書。此外，朱陸論爭無極太極之後，非全然地冰炭不相入，且多年後朱子曾寄書慰問象山：

去歲辱惠書慰問，尋即附狀致謝……。及得湖南朋友書，乃知政教並流，士民化服，甚慰！<sup>55</sup>

此書不見於《朱子文集》，乃《陸象山全集》〈年譜〉所記載，來信

---

<sup>52</sup> 《朱子文集》卷五十五〈答項平父二〉，頁 2550。

<sup>53</sup> 《朱子文集》卷三十六〈答陸子靜二〉，頁 1437。

<sup>54</sup> 《陸象山全集》卷三十六〈年譜〉，頁 328。

<sup>55</sup> 《陸象山全集》卷三十六〈年譜〉，頁 337。

於紹熙三年（1192），朱子六十三歲；此時朱子誇讚象山「荆門之命」的施政。

而上述之簡要列舉並非筆者力主「調和」，而僅道出一現象；不論贊同朱陸「是否可調和」，於兩人書信來往或思想內涵之中，筆者認為很難以「全同」或是「全異」的方式來論述「朱陸異同」。雖然夏忻針對李紱的評論並非全然錯誤，但由上述諸說可知，至少對於某些「同」僅以「因人設教」的含意解釋之亦屬不足。另一方面，雖然他對陸王思想直接的批評內容與他尊朱的論述相較之下較少，尤其對陽明的直接批評甚是少見之。但從他對《學部通辨》的質疑僅有「朱子早年同於陸子」這一部分，足以證明夏忻贊成前人批評的內容而認為自身無須多言了。因此夏忻對「朱陸異同」的評論，他認為即便有如前述引文「朱子如陸子」的現象但是並非「朱子同於陸子」。至於對陸王一系的評論亦有，僅是較少，如：

光山胡氏之學沿金谿姚江之傳，故以主敬不如主靜之善，一貫即孔門頓悟之學，無極太極之辨朱不如陸。姚江良知之說，知之者鮮，其流弊至於滅棄師承，皆未免於高明之過矣。<sup>56</sup>

上述之文一開始夏忻乃針對光山胡氏（胡煦）究心《周易》之論，然則文末夏忻則表示，其《篝燈約旨》的談論僅如象山論心立場而不外乎「主靜」而已，而文後則提及陸王一系之傳承者多以高明之論而滅棄師承。此外，夏忻亦曾引張爾岐（1612-1678，字稷若，號蒿庵），之《蒿庵閒話》作為告誡弟子之語，其中一則談及陽明之學：

自良知之說一倡，一二妄人遂敢肆口訕笑儒先。其說流布

---

<sup>56</sup> 夏忻，《述朱質疑》卷十〈與友人論篝燈約旨書〉，頁9。

四方，雖有美質，亦被引壞，百年以來餘毒未殄……。<sup>57</sup>

筆者綜觀夏炘對陸王之批評，多屬引述，鮮少直接批評之。然其尊朱立場明顯，又同意陳建、陸隴其的批陸王內涵，因此即便自身批評較少，筆者認為夏炘仍屬排斥陸王學說之論者，且反對「朱陸王可同」。

## 參、總結《述朱質疑》的評析及其效力

### 一、對於朱子早年學說的釐清成效

筆者認為，夏炘點出朱子早年「非僅有聖學」的這一效果是成功的，但也僅於此範圍。而夏炘另方面論述「朱子早年回歸聖學」（即夏炘所言之「道統之傳始有歸矣」）時間點之探討，則缺乏詳細論證。從他對王懋竑《年譜》的反對內容來看，並考察《延平答問》與《朱子語類》、《朱子文集》以及其他年譜……等多項材料，欲論述出朱子早年回歸聖學的時間點應於丁丑年間（1157）已「受學」於李侗這一事實上。另一方面，夏炘強調年少時期的朱子亦有研讀聖學之書，而四十歲以前之丙戌年間（1166）三十七歲時所悟之「中和舊說」內涵，雖未達「中和新說」之「涵養未發」義，然則已屬聖學內容，跳脫佛老而非如陳建所言之「四十歲以前與象山未會而同」了。

但是在細部方面，夏炘論述朱子對佛老的態度是「見延平而釋然」需要更詳細的論證；因朱子見延平雖是事實，但夏炘則欲以「見延平」之時間點來論述朱子「擺脫佛老」，恐非。因正文中筆者曾論述夏炘刻意忽略朱子「受學於延平」之後仍有著綜合三家的思維、與禪學互

---

<sup>57</sup> 夏炘，《述朱質疑》卷十〈錄《蒿庵閒話》三則示諸生〉，頁 20。

動的內容。筆者考察夏斡的立場，他一方面以朱子二十四歲見延平而釋然作為回歸點，另一方面以紹興二十八年（1158）朱子二十九歲為許升所作之〈存齋記〉為回歸聖學之鐵證，此亦可見夏斡的猶豫。那麼，筆者就先順著夏斡的立場，來觀察此時期的朱子（二十四至二十九歲）學說又是如何？此本來是夏斡必須一一考究清楚的。筆者探究發現，夏斡此時期（朱子二十四至二十九歲）的考據，多偏向強調朱子二十四五歲之時「逐漸擺脫佛老」的現象，例如〈朱子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考〉列舉〈答江元適〉而特別重視朱子自述出入佛老「僅十餘年」；<sup>58</sup>於〈朱子答江元適薛士龍書考〉又引凸顯朱子醉心佛老「十餘年」後見延平後始覺其非，<sup>59</sup>又認為〈答薛士龍書〉中的「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之「二」乃衍文，於此可見夏斡對朱子「醉心佛老」而回歸聖學的時間頗為在意。<sup>60</sup>然筆者認為夏斡如此用力捍衛，卻也只能說明二十四五歲時的朱子「逐漸往聖學」方向邁進而已。另一方面，筆者認為夏斡刻意忽略前正文中曾述之紹興二十五年（1155）朱子二十六歲時曾往梅陽見大慧宗杲、而紹興二十三年（1153）朱子二十四歲時見延平李侗之後仍與高士軒學禪修道<sup>61</sup>等內容，此僅能解釋為是他的尊朱立場顯明且極致，卻也隱藏的刻意了。

總括來說，夏斡針對「朱子早年思想」的議題上反對王懋竑說法未能說是完全正確，但仍可駁倒三十一歲朱子受學於延平的這項內容，而另方面的「擺脫佛老」的論述未見嚴謹。筆者認為，最大的接受範圍在於肯定夏斡提出「朱子『從學』於延平」之時可往前推，而且值得繼續深究之「朱子回歸聖學」的時間點應作何時？但究底則須

<sup>58</sup> 詳見夏斡，《述朱質疑》卷二〈朱子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考〉，頁 7-8。

<sup>59</sup> 詳見夏斡，《述朱質疑》卷二〈朱子答江元適薛士龍書考〉，頁 8-10。

<sup>60</sup> 詳見夏斡，《述朱質疑》卷二〈朱子答江元適薛士龍書考〉，頁 10-11。

<sup>61</sup> 詳見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上，頁 169-171。

視朱子「從學於延平」與「擺脫佛老」為兩件事情。

## 二、對朱陸異同的評析效力與視陸學為禪的失誤

夏忻以承繼前人對陸王批評的方式，僅對於朱子早年作出釐清工作以捍衛朱子，事實上僅是對前人（例如陳建）「反對朱陸同」的內容提醒「朱子早年思想定位為佛老」的錯誤之處，基本上仍堅持「朱陸相異」。然則，他對於前人定陸王為禪學這一嚴厲批評絲毫不加質疑，此部分筆者認為頗有疑慮。因筆者於正文之「對『朱陸異同』的簡要評論」此小節舉出有關「朱陸同」之相關材料皆出現於李紱的《朱子晚年全論》。雖《朱子晚年全論》的內容雖然亦有夏忻所批評事實，然則李紱該書中所舉之例甚多，亦有朱陸相互稱許之現象、或是朱子自身自省支離的談論；這方面的事實非夏忻所說之「因人設教」一句話所能夠排除的。

若論及朱陸之間互批為「禪」的內容，筆者認為釐清方式必須回到朱陸二人容易被誤解為「禪」的內容來看。雖本文重點不在此方面，但若論及夏忻對「朱陸異同」的看法沿襲前人批陸子為禪的內容來看，「陸學與禪的關係」筆者於此需作出些許釐清；礙於本文篇幅有限與主旨不在此，因此筆者的談論方式則簡化為，以朱陸二人互相批評為「禪」的內容來稍作釐清。

相較於朱子，象山較少批評朱子為禪；然兩人論爭「無極太極」時，象山曾批評朱子說「太極真體不傳之祕」云：

如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祕，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

### 所得如此？<sup>62</sup>

此是朱子中晚年後思想成熟時少見被批評為「禪」的內容；而朱子認為「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非禪學義之「昭昭靈靈」之抽象虛極意涵。而朱子與象山論爭第二書中曾云：「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提出雖「迥出常情」，但無形意涵仍非禪宗專有之形述語辭，因此儒者不必迴避。<sup>63</sup> 而朱子論述的無極太極之形上意義，本文不多作評述；然則朱子被象山批評為「禪」主要是因為朱子對太極的無形意義以「無極」敘述之亦可，頗有如象山所說「超出方外」等語辭之使用。而筆者認為朱子對此「無形意」的使用以及「無極」一詞的使用有他自身的理論系統，而這涉及到朱陸兩人對形上旨趣的不同定位，且須回到兩人的思維基礎上來說，但夏斡在這方面並無對比朱陸此方面思想上的專論考究。筆者從夏斡對「朱陸異同」的評析內容來看，之所以鮮少詳論朱陸二學之比較，因為他早已視陸子為「禪」而不需要多作說明，因此對整個「朱陸異同」的評析效力除非夏斡可以明確論證陸子之學即是「禪」，否則他的評析則屬偏見。筆者認為夏斡在此方面是缺乏論證的，於此對象山易被誤解為「禪」的內容稍作說明，以反駁夏斡對此「朱陸異同」的評析效力。

象山容易被批評為「禪」思想多可見之；從象山早年的「宇宙吾心」之說，可知此體悟的內容頗為特殊而附有超越經驗層次的意義，

<sup>62</sup> 《陸象山全集》卷二〈與朱元晦二〉，頁 20。

<sup>63</sup> 《朱子文集》卷三十六〈答陸子靜六〉，頁 1448 有云：「『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互古互今，顛撲不破者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迴避。況今雖偶然道著，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

且將「宇宙」及「宇宙之事」皆納入「吾心」上來說，此種談論對儒者而言頗為少見，而佛氏之說反有類似此種言語者。此外象山的工夫易簡、重視「精神」收拾，且對「見聞」之讀書層面較不重視、不強調為學次地而時時論「心」，故易陷入被批評為「禪」的情境中。除早年「宇宙吾心」之說者，其〈語錄〉中多可見容易被誤解的談論，例如：

動亦是，靜亦是，豈有天理物欲之分？若不是，則靜亦不是；豈有動靜之間哉？<sup>64</sup>

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sup>65</sup>

上述「動靜無分」之說若以禪學內涵來體會亦可，無怪乎陸子常受此方面之批評。然而從儒家的思維脈絡配合陸學的重心，此說法是指已達到皆從「本心發」之境地來說的，故「動」亦是「行此本心之發」，「靜」亦是「守此本心之存」；象山認為在如此的境地下何有天理、人欲之分？如果無本心存於內，則雖靜又如何？故後引文之「一是即皆是」，亦言皆以「本心」之發用後皆明、皆是也。因此筆者認為象山談論中，頗有在「已經達到某種程度或境界上」的情況下來論說，此種從某境界上來談論的說法事實上不是陸子獨有；程顥著名的〈定性書〉亦有此意味。另一方面，就不執著書冊而被批評的內涵，其弟子詢問象山為何不著書時，象山之回答更顯自信：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對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sup>66</sup>

---

<sup>64</sup> 《陸象山全集》卷三十五〈語錄〉，頁 311。

<sup>65</sup> 《陸象山全集》卷三十五〈語錄〉，頁 307。

<sup>66</sup> 《陸象山全集》卷三十四〈語錄〉，頁 254。



上述象山認為本心若發，而吾心之用即於「所有事」，即便是「六經」亦僅是自身之註腳；此種說法亦是從某境界上來說，頗有其早年「宇宙吾心」立論之氣象。既然象山喜談境界，強調吾心發用上可延伸至「所有事」且得當，故其論工夫則不偏向固定條目或次第；相對於朱子，他鮮少談論為學次第而直接收拾精神，這是他與朱子最大的不同，卻也時時被誤解為禪。當然，象山的談論似禪的言語者時可見之，而下引文筆者則以象山理論脈絡來加以解釋之，其云：

平生所說，未嘗有一說。<sup>67</sup>

上述象山說其「未嘗有一說」事實上乃指稱所他立論之「本心」等語，而此「本心」人人自有，不需要「說」即有，故「說」僅是指出人之「本有的狀況」而已，因此他認為並沒有「多說出什麼內容出來」，在此脈絡下而說「未嘗有一說」。此外若批評象山自傲、自悟之相關談論，乃因其曾云：

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師友載籍。<sup>68</sup>

我無事時，只似一個全無知、無能底人，及事至方出來，  
又卻似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人。<sup>69</sup>

第一引文中，象山認為若自得「本心」而成就之，自然得此聖人之道也，故不須依賴師友、書籍來作為「自得自成自道」之條件。由此可知，象山的言說或許是從境界上來說，或是有著刻意性；或因針對當時之人溺於書冊而忘本心之存，或講論對象並非博學多聞者，而是對

---

<sup>67</sup> 《陸象山全集》卷三十五〈語錄〉，頁 291。

<sup>68</sup> 《陸象山全集》卷三十五〈語錄〉，頁 294。

<sup>69</sup> 《陸象山全集》卷三十五〈語錄〉，頁 297。

一般大眾所言之鼓勵性言語……；而這些難以一一考證之。然而，若按照象山的思維路線，其說雖可以有商榷的地方，然可不必然解讀為「禪」。而後一引文亦可從象山以本心未發時且尚未呈顯，則看似無知無能；若發皆從本心上則「所有事」皆可應之得然也，於此脈絡下說「全知」，而這反而是儒家成德內容的述說要旨。

總括來說，象山時常以「已達到某境界」來論說一些內容，另一方面象山的說法亦有特殊的針對性，因此馬上指控象山之說法即是「禪」亦非合理。他的「易簡」談論雖然受爭議，但自身也曾強調：

吾所發明為學端緒，乃是第一步。所謂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卻不知指何處為千里。若以為今日捨私小而就廣大為千里，非也。此只可謂之第一步，不可遽謂千里。<sup>70</sup>

因此象山的說法不能再被視為只說境界而不強調工夫或實踐了；而另一方面觀象山批佛家之語，事實上皆屬儒者關佛的最常見立場，亦即是否可「治天下」或切用於人倫之方面來說，例如：

釋氏謂此一物，非他物故也；然與吾儒不同。吾儒無不該備，無不管攝。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公私義利，於此而分矣。<sup>71</sup>

上述，筆者暫且不論象山關佛內容是否合理精確，他認為佛氏之說頗為「逃避」，僅欲了自身於解脫而其餘一切皆不管，而儒者使命感甚重，凡「事」皆備而無不管攝，並認為此乃「公私」之分矣，展現出儒家考量。此外又云：

---

<sup>70</sup> 《陸象山全集》卷三十四〈語錄〉，頁 259。

<sup>71</sup> 《陸象山全集》卷三十五〈語錄〉，頁 311。

釋氏力教，本欲脫離生死，惟主於成其私耳；此其病根也。<sup>72</sup>

上述補充說明了佛氏「成其私」之內涵，以欲求自身「脫離生死」為立論基礎完全是自私考量，而此即是「病根」，或云「立處」之不同；曾云：

諸子百家，說得世人之病好，只是他立處未是，佛、老亦然。<sup>73</sup>

象山承認諸子百家包含佛、老論說世人之「病處」皆有其道理，但是「立處」錯誤而僅求己之私慾，由此可見象山針對儒家治世與人倫日用的堅持。

象山對佛氏之批評不論其合理與否，筆者認為象山對於佛氏的批評與其他儒者的批評模式頗為類同，都點出儒家應重視的人倫日用等考量。因此象山並非內取佛家之理而外說儒者之言，也不是被批評的「陽儒陰釋」。若說象山之偏處，則可說其立教易簡，雖道出精要處卻枝節上的強調較少，且喜談境界而鮮少教導為學次第，但絕對不違背儒學的傳統價值。反思夏斡接續前人之言認定象山為禪，實屬不解象山立論的脈絡或是說理的層次；象山論「工夫」雖時常提到「養精神」、「養心」，除了傳自孟子重本心的考量外，皆屬自我修養以成就自我德性、保有本心內存的立場上來說的；因此「工夫」或是「論工夫的語詞」或許相似於「禪」，但筆者認為儒家最重要的價值取向仍為象山所保有。回到「朱陸異同」的議題來看，贊同「朱陸調和」的學者所列舉的「朱陸同」的內涵或可能性，夏斡並沒有作出更細膩或公正的釐清，而只是一味的尊朱排陸，或是以「因人設教」的說法

---

<sup>72</sup> 《陸象山全集》卷三十四〈語錄〉，頁 255。

<sup>73</sup> 《陸象山全集》卷三十五〈語錄〉，頁 296。

來概括，面對陸子更直接以禪學來看待，若以夏炘曾批評陸隴其「惟以朱子四十以前出入釋、老，尚沿《通辨》之說，是其一蔽也。」這句話來看的話，那麼筆者則認為夏炘：「以陸子為禪，尚沿前儒之說，是其一蔽也」。

## 參考文獻

### 原典：

- 王懋竑 WANG Mao-Hong, 2000, 《朱子年譜》*Zhu Zi nianpu* 《朱陸學術考辨五種》*Zhu Lu xueshu kaobian wuzhong*, 江西 [Jiangxi]: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gaoxiao chubanshe]。
- 王陽明 WANG Yang-Ming, 2006, 《王陽明全集》*Wang Yangming quanj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 朱熹 ZHU Xi, 1969, 《朱子遺書》*Zhu Zi yishu*, 臺北 [Taipei]: 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 , 1986, 《朱子語類》*Zhuzi yulei*, 臺北 [Taipei]: 文津出版社 [Wen Chin Publishing Co., Ltd.]。
- , 1990, 《朱子文集》*Zhuzi wenji*, 臺北 [Taipei]: 德富文教基金會 [Tefu wenchiao chichinhui]。
- 李紱 LI Fu, 2000, 《朱子晚年全論》*Zhuzi wannian quanlun* 《朱陸學術考辨五種》*Zhu Lu xueshu kaobian wuzhong*, 江西 [Jiangxi]: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gaoxiao chubanshe]。
- 徐世昌 XU Shi-Chang, 2008, 《清儒學案》*Qingru xuean*,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 夏炘 XIA Xin, 1969, 《述朱質疑》*Sort Some Questions of Zhu Xi (Shu*

*zhu zhi yi*) 《景紫堂全書》*Jing zi tang quanshu*，臺北縣 [New Taipei]：藝文出版社 [Yee Wen chubanshe]。

——，1969，《景紫堂文集》*Jing zi tang wenji*《景紫堂全書》*Jing zi tang quanshu*，臺北縣 [New Taipei]：藝文出版社 [Yee Wen chubanshe]。

陸隴其 LU Long-Qi，1985，《陸稼書先生文集》*Lu jia shu xiansheng wen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5，《陸稼書先生問學錄》*Lu jia shu xiansheng wenxuelu*《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臺南 [Tainan]：莊嚴文化事業 [Solemn Culture Business Co., Ltd.]。

陸象山 LU Xiang-Shan，1974，《陸象山全集》*Lu Xiangshan quanji*，臺北 [Taipei]：世界書局 [The World Book Co., Ltd.]。

陳建 CHEN Jian，2000，《學部通辨》*Xue bu tong bian*《朱陸學術考辨五種》*Zhu Lu xueshu kaobian wuzhong*，江西 [Jiangxi]：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gaoxiao chubanshe]。

程敏政 CHENG Min-Zheng，2000，《道一編》*Dao yi bian*《朱陸學術考辨五種》*Zhu Lu xueshu kaobian wuzhong*，江西 [Jiangxi]：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gaoxiao chubanshe]。

顧亭林 GU Ting-Lin，2006，《日知錄》*Ri zhi l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 專書：

牟宗三 MOU Tsung-San，2008，《心體與性體（一）（二）（三）》

*Substance of Mind and Substance of Human Nature, Book I-III*，臺北縣 [New Taipei]：正中書局 [Cheng Chung Book Co., Ltd.]。

束景南 SHU Jing-Nan，2001，《朱熹年譜長編》*Zhu Xi nianpu changbian*，上海 [Shanghai]：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陳榮捷 CHAN Wing-Tsit，1988，《朱學論集》*Zhu xue lun ji*，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Student Book Co., Ltd.]。

陳來 CHEN Lai，1989，《朱子書信編年考證》*Zhuzi shuxin biannian kaozheng*，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劉述先 LIU Shu-Hsien，1995，《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Zhuzi zhexue sixiang de fazhan yu wancheng*，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Student Book Co., Ltd.]。

*Sort Some Questions of Zhu Xi  
(Shu Zhu Zhi Yi):*

The validity of its observations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between Zhu and Lu”

TSAI Lung-Chiu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ddress: No. 55, Hwa-Kang Road, Yang-Ming-Shan, Taipei City 11114, Taiwan

E-mail: jacktsai9@gmail.com; clj5@ulive.pccu.edu.tw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wo cruxes of Jia Xin's *Sort Some Questions of Zhu Xi (Shu Zhu Zhi Yi)*. One is the argument proposed by Jia Xin concern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between Zhu and Lu,” and the other is how, deduced from the previous argument, Jia Xin accurately clarifies the issue of “the young Zhu Xi.” In *Sort Some Questions of Zhu Xi (Shu Zhu Zhi Yi)*, he tacitly sides with those who critique Liu Xiang Shan and Wang Yang Ming and overtly disapprov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between Zhu and Lu.” However, Jia Xin defies the assertion concerning “the coincident influences of Buddhism on the young Zhu Xi and Liu Xiang Shan” advocated in Chen



Jian's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Veiled Theories (Xiao Bu Tong Bian)*, and takes the position to defend and expound the “the young Zhu Xi.” In his work, he amends the previous critiques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between Chu and Lu,” and criticizes Wang Mao Hong's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Zhu Xi (Zhu Zi Nian Pu)*. Accordingly, he makes an effort to emphasize that the thinking of the young Zhu Xi is not confined to Daoism and Buddhism, and Zhu Xi's assimilation to Confucianism is earlier than the recordation of Wang Mao Hong's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Zhu Xi (Zhu Zi Nian Pu)*. In this paper, I will elucidate those issues mentioned above one by one, followed by my evaluation on the validation of Jia Xin's arguments, as well as the merits of *Sort Some Questions of Zhu Xi (Shu Zhu Zhi Yi)*.

**Keywords:** *Sort Some Questions of Zhu Xi (Shu Zhu Zhi Yi)*, the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between Zhu and Liu, the young Zhu Xi

